

南海文史資料



广东省南海古迹文史研究会 编
《南海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1986年1月

南海文史资料

第二十九辑

广东省南海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四月

封面题字：凌 风

封面设计：黄扬佳

责任编辑：何泳珠 梁标华

南海文史资料

第二十九辑

编辑出版：广东省南海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刊 号：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粤印准字第0000号

印 刷：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一九九七年四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女革命家区梦觉	邓海成 关岳中 区本戎 (3)
诗人陈芦荻小传	林达成 (7)
袁涤非，袁涤清传略	袁钟仁 (17)
赤子丹心 情系中华 ——记滇缅公路南海籍华侨机工汤耀荣	王光华 (23)
金钟岗下的雷声	何青山 (27)
平沙搜捕残匪的一次战斗	张明基 (29)
李文茂和红巾军	关岳中 (40)
黄飞鸿其人其事	罗佐云 (43)
铁桥三轶事	黎秀煊 (46)
林世荣小传	冯 植 (53)
粤剧女文武生任剑辉	关岳中 (63)
丑生王梁醒波	关岳中 (65)
武状元姚大宁府第访问记	黄沛全 (67)
永春拳源流考	罗佐云 (75)
资料	
南海籍黄花岗烈士遗照	黎秀煊提供 (98)

编者的话

《南海文史资料》自26期起，连续出版了三个专辑，近年的来稿因而被积压了，在这里谨向来稿的作者说明此一情况，求得谅解。本期是综合版，把前段时期的存稿清理，共刊出史料14篇，资料1篇。本期既有建国前的史料，又有建国后的史料，时间的跨度很大；关于历史人物的史料占了11篇，其中有女革命家原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有活跃于文坛数十年的诗人陈芦荻，有武术界名人铁桥三、黄飞鸿、林世荣，有粤剧界演员任剑辉、梁醒波等。一些作者为了写好史料，曾深入调查，了解情况，有的还作了比较认真的核对和考证，精神感人。《永春拳源流考》作者罗佐云先生旅居广州，文中对永春拳的名称和创作人，以及永春拳的拳诀作了调查和考证，颇具史料性和专业性，可供武术界人士参考。

本刊自1982年创刊以来，已历15年头，其间在政协南海市常委会领导下，得到我市和各地热心文史资料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较好地完成了每年两期的任务，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的同志十多年来为本刊撰稿十篇或十篇以上，最多的达二十篇，有的同志通过调查访问写下了质量较高的史料。杜国彪同志撰写《旅港南海商会专辑》九六年获得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评选的优秀图书三等奖。政协南海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公布奖励了一批热心文史资料工作的撰稿人。

我们期望，文史资料工作将进一步受到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重视，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政协文史资料的特色，积极撰写南海各个时期特别是解放后亲历亲见亲闻的稿件，和我们一道做好南海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和出版工作。



女革命家区梦觉

邓海成 关岳中 区本戎

西樵上金瓯松塘村口，一泓碧水，绿荫婆娑。宽大的牌坊两旁大书一副对联：“松蟠朱顶鹤，塘跃锦鳞鱼。”这是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的手迹。沿塘边白石栏杆走向村中心，经过一列“清光绪翰林院庶吉士区大典”的石碑，转上小巷，左边最末的一幢老屋，便是区梦觉的乡居。

区梦觉，又名区润燕、区白霜，生于1906年5月。是中共第五、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历任广东省委领导要职。她幼年就读佛山季华小学及广州坤维女子中学。青少年时代始即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包办婚姻，强烈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在1926年自撰的《去年（1925）六月二十九日的回忆》一文说：“五·卅怒潮激动了我的热血；‘六·二三’屠杀鼓起了我的精神，我要为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奋斗而牺牲……”，当她参加广州沙基六·二三反帝示威游行脱险后遭到家庭禁锢及反动派迫害时，竟投白鹅潭自杀，希望以此唤醒国魂，幸得及时抢救，方免于难。以后，她又说：“革命者没有消极的牺牲，只有积极的奋斗。”从此，

她更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满怀热情，勤奋学习。她和同学陈铁军等阅读《新青年》、《响导》等进步刊物，先后组织并加入了“时事研究社”和“新学生社”。

1926年1月1日，她由杨善集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她自己当时认为“我们为求自身的利益，必定要先求整个民族的利益，而要求整个民族的利益，只有踏上革命之途”的革命道路。当时党调她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工作。在当年召开的省妇女解放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区梦觉当选为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主任。这个时期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蔡畅同志任妇委书记。区梦觉当妇委委员。区梦觉在蔡畅、邓颖超、向警予等同志的亲切教导帮助下逐步成长。1927年12月她参加了广州起义。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省委迁到香港，转入地下活动。区梦觉被分配在省委秘书处任科长。专管省委刊物《红旗》的管理及秘密发送工作。以后党指示她到陶芳中学分校任教，从中做地下工作，1930年由于叛徒告密和特务迫害，省委机关屡遭破坏，情况危急。同年底，省委秘书处要求她收藏几箱秘密文件。她二话没说，在几位进步学生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收藏好这批秘密文件，以后还多方设法与党联系，将文件安全转移，避免了党的第一次重大损失。

1932年4月，党安排区梦觉在学校和工厂附近，散发“纪念五卅运动”和《动员起来，参加抗日》的传单。不料此举竟遭港英当局干预，以“莫须有”罪名加以逮捕，于中央警署拷打讯问三天，但区始终不暴露身份。港英政府无奈只得把她驱逐出境。岂料船刚抵上海，就立即被一直“盯梢”的国民党特务（亦是叛徒）重新扣押，解回广州市公安局监狱。她在狱中历经刑讯逼供，始终坚贞不屈。一次，敌人使叛徒当面对质，她不睬不理。

监狱长以“断头饭”相威胁，她饱餐一顿云吞面后，哈哈大笑，迳返牢房。她还同狱中党员一起团结其他政治犯，开展各种斗争。真是“直面囚牢鼎镬，宁舍命，忠于组织”。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她在狱中被羁押长达五年多。

1939年她几度乔装改扮，或步行，或夜走历经险阻。在白色恐怖统治下通过“封锁线”奔赴延安参加中央“七大”会议。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区梦觉受到批斗，被关押，甚至曾被错误地定为“叛徒”。但她对共产主义信念坚信不移，将自己的意见反复向党反映，三次直向党中央进行申诉，最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区梦觉恢复工作后，保持着她一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革命精神，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视力困难等问题，加快办好三件大事：其一是为澎湃一家进行平反奔走成功；其二是为高、中级知识分子办实事，小到如买牌价煤气等都关心得无微不至；第三就是下乡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广东许多县、市都留有她的足迹。

区梦觉一生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对革命作出不少贡献。她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精神。她平易近人，能上能下，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和她接触过的人都亲昵地尊称她为“区大姐”。

区大姐大公无私，绝不利用手中权力搞特殊。她的亲侄儿子省艺专毕业后要求安排好的工作，她断言拒绝，说：“人事部门自然会根据你的实际给予妥善安排”。就连自己的女儿，区大姐也让她长期在基层中经受锻炼。

区大姐侍母至孝，每逢休假，她都回乡省亲，即使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区母病危时，区大姐也不辞劳苦，步行回乡调汤药，竭力抢救并妥办后事。

区大姐情系桑梓，极其关心家乡的建设。她家位于上桑园围

偏僻，地处丘陵。或干旱，或水涝，长期未得到彻底解决。在物质极其困难的60、61年间，她竭力帮助家乡建起了仙溪、沙基、甑岗三个排灌站，大大地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她倡议和发动下，几天内，修筑起上金瓯至官山公路的雏形。

1992年3月16日，区梦觉同志病逝于广州，终年86岁。

关岳中执笔



诗人陈芦荻小传

林达威

陈芦荻，原名陈培迪，系广东省南海市西樵学堂乡人，1912年10月25日出生，1994年10月10在广州病逝，终年83岁。

陈芦荻先后参加民盟、民进。1948年6月，任民盟港九分会宣传委员，12月任民盟省委委员。1948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进港九分会理事、秘书长。1949年8月，陈芦荻参加革命队伍，任东江解放区昆仑山独立教导营学习委员。1950年4月当选为民进中央候补理事，1979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曾担任民进广东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民进广东省委副主委。直至逝世以前，他还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省委顾问及广州诗社顾问等职。1986年3月离休前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芦荻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从年轻时代就开始写诗，生前出版的诗集主要有《桑野》、《驰驱集》、《远讯》、《旗下高歌》、《田园新歌》、《海南颂》、《芦荻诗选》、《荻花集》等，陈芦荻的一生为祖国、为人民、为我国的高教事业、文艺事业以及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一、学生时代深受爱国人士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

陈芦荻父亲是个华侨，长期在南美秘鲁经营小生意，是个爱国爱家的人，母亲及兄弟三人靠侨汇过活。陈芦荻排行第二，（其弟是广州市有名的老中医陈培淦）他六岁入乡塾，十四岁曾把《诗经》中的一册全背诵。深得父亲厚爱，并表示：“在外不管怎样艰苦，都要供给他读书。”芦荻12岁就离乡到广州大新街苏馆（较新型的私塾）就读，使他初涉古典文学诗赋。1927年他入读广州南海中学，后转知用、广雅中学及中山大学附中就读高中。开始接受“五四”及大革命时期的新文艺思想及新哲学思想。他曾在学校壁报上发表小诗和散文，在级际国文比赛中获得第一，而且尤其喜爱新诗。鲁迅、茅盾、叶圣陶的小说，朱自清、周作人的散文，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冰心的诗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都成了他喜读的书籍。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在郭沫若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第一次获得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高中就读期间，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社会进步思潮激荡。芦荻的同学或组织抗日剧社，或组织读书会，他本人参加了读书小组。1930年4月间，中大附中的读书小组曾在广州白云山黄婆洞举行活动。他第一次参加社会上的文艺活动是白欧阳山主持的作者俱乐部文艺座谈会，此后，他更多地阅读优秀文艺作品，包括苏联的《高尔基》等。

1933年夏，陈芦荻高中毕业升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时值“9·18”、“12·8”、“8·13”、“12·9”等抗日救亡运动相继爆发。“12·9”运动爆发期间，他所在的班首先开会

响应，并积极参与，他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爱国宣传运动。1936年1月13日，广州学生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的示威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但学生运动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左翼文艺活动在地下党领导下蓬勃发展。1936年10月，广州文艺青年在举行追悼鲁迅逝世的大会上倡议成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艺协”），陈芦荻为“艺协”的发起人之一，“艺协”下设诗歌、小说、戏剧、版画、理论等组，他和温流、黄宁婴、陈残云等都参加诗歌组，投身抗战诗歌的行列。他们主张诗歌为抗日救亡而战斗、而歌唱，提倡诗歌要通俗易懂，大众化；他们以诗歌为武器，写街头宣传诗，举行诗朗诵会，诗广播会，为抗战募捐，并创办《今日诗歌》。次年组长温流去世，陈芦荻以副组长身份接棒，继续出版第二期，第三期改名为《中国诗坛》。从那时开始，陈芦荻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也从此走上了中国的诗坛。（《中国诗坛》在广州沦陷前坚持出版，并于1940年在广西桂林和1946年解放战争中在香港两度复刊）。

二、以诗为武器，投身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

陈芦荻在1937年，刚走上文学道路时，写过《我是海燕》诗一首：

我是海燕！
我当在暴雨中飞翔。
放下我的笔杆、书本，
跑上前方！
我要在血泊中孕育，
在炮火中成长。

……
诗人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广州沦陷之后，1938年12月，他流浪到广西，从南宁转到合浦（廉州）北海，参加广西的部队。在北海前线各地，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投身保卫大北海。他以诗作号角，作战鼓。拿起诗笔，激情成篇，引吭高歌，在1993年12月16日，反映芦荻六十多年奋力笔耕的轨迹，半个多世纪心血凝成的结晶——《荻花集》出版志庆活动中，满81岁高龄的他，还清楚回忆起当年他在北海（廉州），骑马朗诵诗《我高歌新生的中国》，“我要高歌新中国，我们要创造世界未来，……”正当他高歌民族解放阵线时，敌机从他头上飞过进行轰炸，把他剃胡子的剃刀也炸新了，而这恰恰证明了他对祖国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在抗日救亡期间，诗人的感情达到沸腾点，先后写下较长的抒情诗《中华民族解放的史诗》、《我高歌着新生的中国——寄山西雷石榆》、《我们要创造世界第一乐园》以及若干首短诗《送友人赴陕北》等，并自己装订成一本24开的诗集《驰驱集》。

1939年7月，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当地的部队不容他立足，连他的爱国热情也不让抒写歌唱，迫使他离开合浦这抗战前方。此后，陈芦荻转到桂林《广西日报》任副刊《漓水》编辑，至1944年9月，日寇进逼桂林前夕，他随疏散的大流到了贵阳，并在《南明晚报》任副刊编辑。

日寇投降后，一片归帆，载他返回珠江，回到故乡的怀抱。他曾“流着感激、痛苦和愉快”的泪水”，写下《无恙啊，珠江》。沦陷时期，他家乡官山成了废墟，祖居又被当地“大天二”和无赖拆毁，蔓草高过人头，无片瓦存。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接收”又变成了劫收，物价飞涨，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当时他哼过一首诗，其中有句“三秋归客成迁客”，心情是何等悲

愤。

芦荻在广州流浪了一个多月，闻《华商报》要在港复刊，便即到香港，并在香港中学任教，与陈残云、黄宁婴一起复刊《中国诗坛》，与胡明树合编《学生文丛》。当时他生活较为艰难，但人穷志不穷，他爱诗，爱真理，1946年，他参加港九各界于7月举行追悼李、闻的大会，并写下《如果暴力能征服世界——痛悼闻一多先生》的诗。

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大举迫害进步民主人士，香港一时集中了柳亚子等很多文化工作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港澳分会成立，陈芦荻被选为候补理事。1945年12月至1949年8月，芦荻在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职业是从事教学，实际上是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1948年6月，他任民盟港九分会宣传委员，12月任民盟广东省委委员。同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正式成立。他由司马文森等介绍入民进。（据家属反映，他是原拟申请加入共产党，但介绍人建议他加入民主党派更能发挥作用。）港九分会成立后，在港的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参加分会活动，陈芦荻与徐伯昕、陈秋安、胡明树、谢加因等经常参加聚会，陈芦荻在民进港九分会任理事兼负责秘书工作，分会的很多函件都是由他亲自拟文送达民进北京总会。在此期间，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每月都有叙会，有时在宁婴或在芦荻家里举行，邵荃麟、黄药眠等都去参加。那时，他生活虽然艰苦，但对新中国即将诞生充满希望。1949年4月在大军渡江前夕，他写下一些较长歌颂解放战争的诗《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一些反蒋的歌词，并在《大公报》、《文汇报》发表，后辑成诗集《旗下高歌》。

1949年9月，民进港九分会改称华南分会，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渡江战役开始，而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镇压，

在这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陈芦荻等分会同志在总会的领导下，密切与中共联系，配合在港各民主进步力量，开展反蒋爱国斗争。他们在配合华南解放运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不少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还有一些不顾香港政府严密监视继续从事地下活动。而陈芦荻在1949年9月，由林林介绍与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转入广东东江解放区，参加昆仑独立教导营学习，准备在广州解放时协助接管城市工作。

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他们从惠阳兼程随军入城，在广州军管会文艺处任群众文艺编导组组长，欧阳山任处长。同年底，他又先后担任广州华南文联筹备会委员、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快报》。1950年初，民进华南分会迁至广州。4月间，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陈秋安等四位同志代表分会出席了大会，民进中央“一大”，陈芦荻当选民进第三届中央候补理事。6月间，根据会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大城市适当发展的决议精神，经民进中央同意，华南分会改为广州市分会，并于同年8月17日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成立了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各委员会，陈秋安任主任委员，陈芦荻担任筹委会委员。他们积极搞好组织建设，学习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发动会员积极参加镇反、土改和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带领广大会员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三、热爱祖国，为高教和统战工作做出贡献。

建国初期至90年代初这四十多年间，芦荻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自1953年6月起连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理事至1990

年。60年代初暨南大学成立和1978年暨南大学复校，他均在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现代诗歌等课程。1978年编写的《中国历代诗歌名篇选》（唐五代部分），先后由暨南大学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芦荻还先后当选为广州市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广州对外文协理事。1977年任政协广东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委，后任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省政协联谊会理事。

1957年“反右”运动，他讲了几句话，后来陶铸同志在报上说芦荻同志是个革命诗人……所以运动结束后，他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一直等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改正。在《芦荻诗选》，《自序》中，诗人含混地写了这样一段：“当大地沉默的时候，我亦沉默了，大约有二十年，我这一支小小的芦笛，没有吹出清晰嘹亮的笛声；……如前人所说，‘国家不幸，诗家不幸’，从民族的灾劫、国家灾难中，我和许多人一样，学会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芦荻在比较能反映自己思想和时代思想，具有一定深度的诗《崖海吟》中写道：……

海，在思想，
思想深不见底，
海，在思想，
思想广阔无际。

我们观海，
意溢于海；
我们观海，
思想的闸门廓然打开。